

春色里的樱花

□孙鼎期



摄影 沈汝汝

般单薄,恰是因为如此, 年 月 日,樱园建设项目在原有的绿地项目基础上正式启动,项目全长 米,总用地面积 平方米,绿化面积为 平方米。樱园内搭建叠水景观,

亲水平台,使水系与樱花互相辉映,成了新城绝佳的观赏休憩景点。目前樱园内有樱花多株,其中染井吉野樱有 余株。 仲春的季节是属于牡丹樱、钟樱花和香水

樱的,不需要繁密,单单的七八株搭配几个园林小品,便有了一步一景的奇效。樱花的单株花期只有半个月,这个花期不算太长,幸运的是岛城人的浪漫,对樱花研究透彻,在建园之初便选定了不同的品种。这个花期过去,还有月的染井吉野樱和普贤象,整整一个春天总能满足视觉的饕餮。至于 月那是属于夏的舞台,樱花只能凋谢了花瓣吐出了绿叶好来点缀其他的群芳。

漫步在樱园,海风从对岸的长峙岛吹来,几瓣花朵,不舍地从枝头脱落,飘零在草坪之上,形成了粉色的波带。古人对花谢也有讲究,《红楼梦》里的黛玉葬花,那首《葬花吟》传唱了百年,每次细读总给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凄怆。对于此,我个人还是更喜欢龚自珍先生笔下的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那是暂离的期盼,在季节交替中邂逅下一场的轮回。

如果说樱花的妆彩是大海给群岛的礼物,那么浙江海洋大学的樱花是兼夹人文的美,由诗社组织的樱花诗会,将平仄的韵律与樱花相结合,谱写了浪漫的曲调。

得益于一代代园林人汗水的浇灌,让贫瘠的盐碱地,形成华丽蜕变,以花的名义在东海之滨发出相聚的邀请函。

这个季节总要出趟门,吹会儿海风,晒会儿暖阳,赏点儿什么吧,好不负春的时光,不留一点儿遗憾。比如:樱花。

山中

□徐惠林

暮春时节,我逃进了山里。在富繁的枝权与玉兰的清香里,我与石头为伴,与溪流作侣。

也许山外的世界太空旷,惊慌的鸟儿找不到停留的树枝。在露水闪动的清晨,它们都叽喳喳在这稀薄的山岗里,在梨树上歌唱,纯净,透明,近而光亮,与山崖灿烂的茶花一起奏响朝霞的乐章。

在不远的山道上,我们遭遇到行吟的屈子。自比香草与美人的他已形容枯槁,目光浑茫,唇齿间发出曾王般痛楚的啸声:“哀吾生之无乐兮,幽独处乎山中。”封闭与幽邃快使一颗流济天下的心化成一块礁石了。而在更远处的野果山林里,伯夷和叔齐餐风饮露,枝叶作衣,

他们宁愿饿死山中,也不肯放弃璞玉般的气节和忠诚。

我在山间屋子的墙上,看到一个朋友用浓墨涂下胎痕般的一笔:“石不能言家可人。”青青子衿,久固山中,他需要火苗慰藉的话语。他肯定在山头眺望,家乡晚炊的烟缕在记忆中袅袅升起。他迷恋一介凡夫的温情和欢乐,他花瓣样鲜嫩的青春不愿与这山河的花草一同枯荣凋谢。

不是为了寻求藏身的寓所,也非内心怯弱,无法抵御山外的喧嚣。来到山中,我只是想寻找另一片自然,我体内的温柔部分,就像梨树的另一棵枝丫,河水的另一脉泉源。在清风徐来的那一刻,我

不想遁入空门,也不想羽化登仙,只想在那潭水的镜子前,照一照自己的面庞,和身影后延伸的岁月。

“林中有两条岔开的小路,而我,我选择了那人迹罕至的一条,于是便有了完全不同的景象。”

在山中,我敲打自己,一粒南方的麦种,被命运的玄鸟衔着,该投向哪片丰厚的土壤。该用怎样温情的雨水,使他浸润萌蘖,长出根须,吐蕊结实。在暮春的光照中,低垂他箭镞般饱满沉重的头颅,向着土地,向着东逝的不竭的河水。

当日子重新吐芽,矢车菊布满山径,露水的我将与雨水神遇融合,訇然冲出山谷,汇入江海澎湃的生活。

送你一个春天

□李慧慧

终于,春天来了,但是却裹挟着一股湿润的气息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包裹在一层潮湿的毛毯里。街头巷尾,客厅卧室,办公室里,无处不弥漫着一股霉味,令人不胜烦躁,甚至觉得整个人都变得郁郁寡欢,目之所及,皆感不畅,满目皆是抵触。

早上,好友神秘地叫我下楼,室外还带着寒意,裹得严严实实的她,递过来一包长长的东西:呐,给你的,送你一个春天。仔细一瞅,是扎成一团的树枝条,细细长长的,看不出是什么品种。她笑道:这是雪柳,养在水里,过几天会开花的。我看着手上的枝条,好像是干枯的,好友说:别看它现在这样不起眼,其实它能“枯木逢春”,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希望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。

真的吗,眼前看着它就是丢在马路上也没人看的废树枝,枯枝长短不一,有的细细长长的,有的稍微粗一些,不过都带着几丝萧索,冷峻,枝干分明,纹理不是很明显,灰灰的。但是好友的话又让我有了几分期待,或许它真的会长出来一个春天呢。

拿着它上楼,拿出一个漂亮的陶质花瓶,装了点水,把雪柳枯枝插入瓶中,打量了客厅,最终把它摆放在书架上,枯枝与书架搭在一起,看着心情瞬间好了起来,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。

晨光中,踏出家门,一眼望见它,身体舒展着,看着依然是枯枝的感觉,细细长长的,那枯槁的身躯,过了一夜似乎藏着一股蓄势待发的生命力,似在向我低语:“看,我并非死去,而是等待春的苏醒。”那昨夜的水好像赋予了它一丝生命。我出门的脚步变得轻盈起来,心情莫名好起来。

下楼遇见邻居,那位平日酷酷的姐姐,互相打了招呼,交谈几句,原来,她的内心如此温婉可爱;又与清洁工大叔点头致意,正欲将手中的垃圾扔向几米之外的垃圾桶,大叔接说过:你要赶时间吧,给我好了,我顺手的。嘿,平时沉默的大叔沧桑的脸庞洋溢着平和。

中午回家时,一缕阳光洒在枯枝边上,枯枝的剪影映在雪白的墙面,衬着几本杂乱的书,画面变得清新起来,那个潮湿的感觉忽然消失了。明明没有开花,甚至还没看到嫩叶显现,我却闻到了清新的味道。

午后阳光,温暖而不过于炽热,适宜地刚刚好。我手捧一本书,临窗而坐,享受着阳光的抚慰。微风拂过,阳台上的衣物随风起舞,几许生动。而我,陶醉在这宁静之中。看一眼书,看一眼雪柳,手中的书仿佛都带着春的温度了。

那雪柳犹如一道清新的滤镜,让我在这个湿润的春天里,看到了世界的美好。即便外面风起云涌,内心依然阳光灿烂。

雪柳终于露出了嫩绿的芽孢。我细心观察,感叹生命的神奇。原本枯槁的枝条,竟然孕育出新的生命。那嫩绿的芽孢在阳光下逐渐舒展,宛如一幅精美的画卷。

就这样,我和雪柳相伴而行,享受着这个潮湿的春天。虽然外面依然是阴雨绵绵,我却满怀阳光,充满活力。

我期待着它绽放出花朵,在阳光下展现出独特的芬芳。谢谢朋友,送我一个春天。



摄影 幸笑薇

想对风说的秘密

□杨小琴

独自在外漂泊二十年了,像我这种长久失乡的游子,每次只要有机会去农村,就会开心得像个孩子。随便一片树林,一块田埂,我都能失神似的在那里呆上很久,对着那些穿过我耳边和胸膛的风,诉说一些无法对外人言语的秘密。

在城里,我是个迷途的孩子,刮来刮去的风,常常把我的思绪吹乱,我常诚惶诚恐,生怕风吹落我的面具,吹开心底那些堆积如山的疼痛和乡愁。

于是,我无比贪恋黑夜,如婴儿贪恋母亲的怀抱。每当夜幕深垂,我就一个人或躺或坐,在一场场的安静里感受风的力量,白天的那些不悦和忧郁,都能被它吹出一个豁口;困惑局促和恐慌,都能安放在月亮和星星眼睛里,变成一道道迟缓而宽容的光,顿时,命运的缰绳拴住了光阴的马背,我的梦一路扶摇直上,山高水阔,雪驹云蹄,曾经的村庄轮廓清晰,鸟儿歌声依旧嘹亮。

我说不清城里的风和故乡的风,有什么不同。我感觉城里的风是一道指令,在车水马龙的喧闹中来回穿行。它时常吹得我紧张凌乱,丝毫不敢停下谋生的步伐。一些离我及近而又及远的事物,被风吹得未老先衰,它有节奏地来无章法地走,像我走过很多回的那些路,还是莫名无缘无故的陌生。城里的风,这个永远不知疲倦的骑士,总是行色匆匆,它们把大自然的口信,把植物的语言吹得整齐有序,把一些人的清晰的背影,吹得歪斜或模糊。它们日夜兼程,不停奔赴下一场约定,不断推开新的黎明。

也许是我天生愚钝,总觉得城里的风不够具象,不知它们从哪里吹来,又到哪里去。我想只有大地和万物能解疑

答惑。

我来到城市的路边、小区的院子、某条不起眼的小巷。观察一些老宅院里,那些被人辟出的空地里,长满了花草树木,它们在风中身姿摇曳,绿的苍翠欲滴,红的夺目扎眼。闲暇之时,我会认真端详它们的模样,看幼苗在春天里发芽抽枝,又在秋天里衰败凋零。日子一天天逝去,季节轮回交替,年复一年,花依旧开,树依旧绿,可是最终,它们还是没能在我的记忆里扎根……

故乡的风不同,它们好像有记忆。谁家的哪块墙倒了,那倒塌的姿势里人们能辨别出风的流向,还有随着庄稼起舞的姿势,能分辨出风从哪个村来,刮向哪里去。村里没有高耸的大楼,没有冒着浓烟的工厂,人们只要抬头就能从乌云走过的地方,判读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,哪怕你迷了路,风吹着巷里巷外的炊烟也会给你答案。随意坐在一棵树下,低头看蚂蚁搬运食物,和植物们说情情话,捉些蟋蟀和蚯蚓做游戏,然后大声对自己的影子歌唱。夜晚,顶着月光回家,那些葡萄藤、树梢、土墙都会成为转折,让风歇歇脚,一块石头也能成为风的摇椅。

被风吹过的月光清柔和,被风吹过的大地长满故事,我的课本和脑海里延伸出的片段,总是被风吹开又合上。院子里那些石榴花,每年被吹风一吹,如一朵朵燃烧的火柴,宛若村民红彤彤的热情,招魂似的让我奔赴那个被称为“家乡”的远方……

我想迎接的巨大宏伟的浪漫,是种子破土撑破地膜的瞬间,是月上枝头田间的蛙鸣,是蟋蟀在草丛里的合唱,尤其有风来时,一些恍惚和错觉都被放大,我

总怀疑自己就要跟着风出发,又回到了那个叫故乡的地方……故乡的风,无论是温柔的春风,还是寒意陡起的秋风,都吹来一种昭示。它们好像从云端深处叫你,透过千树万叶以苍劲有力的歌喉,吹得扛着锄头的农民披紧衣服的时候,每个人怀里也裹住了一个关于春的希望;风吹动果实,以无端的命令叫你,吹得大地彩带飘逸婀娜多姿,红高粱眉目低垂晕染了夕阳,向日葵的金光落在画家的长卷上,山泉和小溪陪蟋蟀一起低吟浅唱,最后的最后,风还会拨开野草,让成群的大漠牛羊,走近你的目光,走向黄昏与黑夜对折时你的诗行……

不管是阳光明媚的清晨,还是风雨交织的傍晚,我常莫名生出些向往,冒出些触景生情和睹物思人的念想,尤其看见风吹过绿植摇曳,开始怀念故乡门前的大片麦地,地头互相缠绕的牵牛花。故乡的风,会带着我的灵魂去远方,去一场场未知的深远处,眺望夕阳西下农民山核桃的脸庞,听大地鼓动的心脏,庄稼抽穗的悸动,雷雨声中鸟虫的忧伤。我笔下很多故事的开头,也是被风吹开的……

我把心里的秘密写进日记里托给了风。那些文字在岁月里不声不响,有一些长成寂寞和忧愁,还有些找不到回家的方向,于是,我想自己经历的暗夜,踱过的小溪,穿过土路扬起的灰尘,是风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。那些曾经和大地默默相依成排成行的万物生灵,只要风启动按钮,它们立刻变成听丛召唤的精灵,统统神气活现各自奔赴使命。我为自己了解过风,且向它说出我想长久做农人的愿望而骄傲,我为自己的交付释怀,也为风共享过我的秘密而荣耀。